

风物 深度

新香港的旧灯笼：与志师傅聊聊天，手扎灯笼真的通街都是吗？

他说其实香港坊间卖的竹扎灯笼，几乎都是工厂量产制作，但在崇尚手作、职人、怀旧往昔等潮流推波助澜下，多年来仍有美丽误会。



香港经营逾60年的老字号纸扎店“宝华扎作”第二代传人欧阳秉志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凌梓鑑 发自香港 | 2022-09-10

当台湾中秋人人爱烤肉，香港中秋就是要玩灯笼。近两三年因社运与疫情爆发，即便时逢中秋，阴翳之影也笼罩香港全城，“那时街上的中秋气氛比起以往稍微逊色，但还是很多人买灯笼，我（店里的灯笼）都卖光了。可能即便不能拿到街上玩，仍想买个回家吧。始终是传统，是集体回忆。”70后扎作师傅欧阳秉志说。

大家都叫他志师傅，是香港经营逾60年的老字号纸扎店“宝华扎作”第二代传人。每逢中秋，宝华都卖传统竹扎灯笼，志师傅解释，少量由他亲自扎作，大部分产自内地工厂。“有时记者来采访，以为全店灯笼都是我扎的。我只有一双手，想想也知没可能。”

他说其实香港坊间卖的竹扎灯笼，几乎都是工厂工人量产制作，但在现世代崇尚手作、职人、怀旧往昔等潮流推波助澜下，多年来仍偶有美丽误会，或以为这些灯笼来自手作：“常见传媒拍其他店的灯笼，其实都是现成厂货，仅少数由本地师傅制作，报导却说成全是他扎的。”他失笑。大概没谁刻意隐瞒，是简短报导时而笼统。

“我1997年入行时，大家已说扎作是式微行业。”他估计现时香港全职扎作师傅仅约十多位，“当中会扎中秋灯笼来卖的，可能不出五位。”毕竟要花时间费心思，售价也高，并非普罗大众首选。“例如我扎一个订制的，卖500多港元，而一般厂货则卖100多港元，其他店最便宜的，几十港元也有。”他依然自制灯笼，其实不为生意，只是放不下传统：“对我来说，中秋要手扎灯笼，就像新年一定要派利是（送红包）那样必须。而且自己扎，感觉是不同的。”

其实现时香港全职扎作师傅仅约十多位，“当中会扎中秋灯笼来卖的，可能不出五位。全部自己扎真的没可能，因灯笼的制作工序太多，要很多时间和人手。”





2004年9月28日，铜锣湾维园的中秋彩灯嘉年华。摄：Dickson Lee/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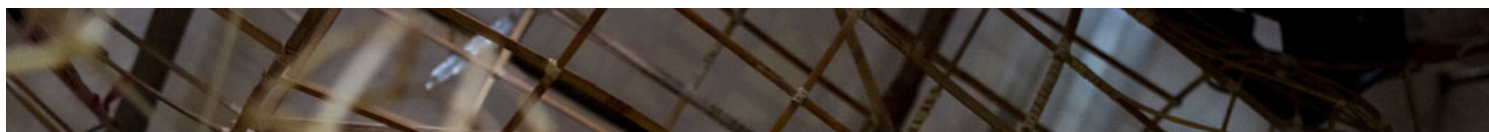
“当年阿爸扎的狮头也运至纽约”

疫情持续，香港的中秋传统习俗大坑及薄扶林村舞火龙，连续第三年停办，不过市民如常活动，就如志师傅那样：“中秋在家做节吃饭后，我都会拿个灯笼，去附近街上逛逛。”只要不违反限聚令，疫下香港玩灯笼仍很自由。每年各大商场、文创场地等，都以应节灯饰或装置作为打卡卖点，吸引人流。有“灯笼街”之称的元朗大桥街市则有点不同，这两年特别成为热话。

灯笼街是街市中的小巷，因一家香烛老店每年中秋，都挂出数以百计的传统灯笼售卖，而成为香港市民拍照热点。五彩玻璃纸或金碧雪纱，骤眼望去通街都是，仔细寻找还可找到造型较少见的特别款。而又有去年一位70后扎作师傅冒卓祺，将他成立二十多年的“祺麟店纸料扎作香庄”进驻街市，中秋时手制五尺高的巨兔灯笼让市民打卡，令该处更添话题性。今年冒师傅再扎巨兔，亦卖竹扎灯笼，自制的与厂制的兼备：“全部自己扎真的没可能，因灯笼的制作工序太多，要很多时间和人手。”情况如志师傅的宝华店一样。

志师傅笑：“我看著冒师傅入行的。”80年代冒师傅学艺，常拜访当年由志师傅父亲主理的宝华。相对灯笼街的热闹，现时是深水埗地铺的宝华，像志师傅静静扎作的个人空间。“除了农历新年那几天，我全年无休。社运时附近打到乒铃乓啷（形容枪炮齐鸣的情况），没人来，我都照开店。”他独自继承父业，只有太太闲时帮忙打点，60多年来宝华店曾搬迁数次，在深水埗现址已十年。“每年过了农历七月十四（盂兰节）后，八月初一之前，我就开始卖灯笼了。这么多年一直有最传统的兔仔和杨桃灯笼。”

“心急一定做得不美，行内人一看便知。”





“宝华扎作”店的天花板挂了不少纸扎支架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一如所有扎作店，宝华主要卖丧葬祭品。屡获传媒访问的志师傅，以巧手自创新潮纸扎闻名，如像真的相机、吸尘机、潜水衣套装等，连Beyond黄家强也曾请他为已故哥哥家驹，订制纸扎结他。中秋灯笼只属扎作的一小类别，“现在不赚钱的，四处都有灯笼卖嘛，塑胶的、吹气的，新款选择很多，人家不一定来纸扎店买。阿爸那代不同，会有其他师傅扎好灯笼，交给宝华卖的。那些老师傅都过身了。”

他父亲40年代末由中山来港谋生，辗转在著名扎作店“金玉楼”学习狮头等节庆扎作，后来自立门户创办宝华。扎作技艺现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（非遗）代表作名录。据非遗资料库记载，50至60年代香港扎作行业最为蓬勃，手工花灯常出口外国。“当年阿爸的狮头也运至纽约。”往后随时代改变，纸扎需求减少，加上内地厂房量产扎作品，本地扎作业式微。

关于中秋，志师傅最后一个“辉煌”画面是：“九七那年，电视台在马场办回归骚（回归秀），找宝华扎200个杨桃灯笼。阿爸和几位师傅赶工，我未懂扎，就帮忙贴玻璃纸……”后来终于开口向父亲学艺，“中秋灯笼对我的意义，就是阿爸教我扎杨桃，是我首件竹扎作品。”

若不跟规矩，用皱纹胶纸代替纱纸会怎样？

“每个步骤都是关键！若你用皱纹胶纸代替纱纸，再薄的也不够柔软。玻璃

纸贴歪了再重贴，就会有白胶浆的印，不好看。”

志师傅是家中二子，有一兄一妹，独他投身扎作，笑指并非计划之内。“小时候清明节，我和阿妹放学去店帮忙，整理一份份祭祀衣包，只是贪玩。当时店中有扎作行内最厉害的师傅，若我早已立志入行，定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。”说来有点惋惜。他喜欢画画，1997年在¹大一艺术设计学院修毕设计后，久未找到相关工作，常在宝华店度日，结果由杨桃灯笼展开了扎作事业。

以往志师傅和父亲在店朝夕共处，感情虽好，话却不多。“他唯一教过我扎的，就是杨桃。那次亲自示范给我看，最主要是教我如何用纱纸绑牢竹篾。”有了扎杨桃的基础，兔仔等灯笼造型，以至手扎祭品，都由他自行实验，无师自通。“阿爸怎教得那么多，我便自己尝试，初起size错了又重做！”如今志师傅创作纸扎祭品时，会弃用传统竹篾，改以硬卡纸折叠制作，但扎灯笼的材料，他则爱依足传统，“做法跟阿爸那代一模一样。”

简单来说，要先将一条条竹篾，削至合适的厚度和阔度，用来扎灯笼骨架，接口位置以纱纸绑牢，再用白胶浆贴上玻璃纸或皱纸。问他哪个步骤最关键？“每个步骤都是关键！若你用皱纹胶纸代替纱纸，再薄的也不够柔软。玻璃纸贴歪了再重贴，就会有白胶浆的印，不好看。心急一定做得不美，行内人一看便知。”冷不防身旁太太笑：“他的耐性只放在手艺上，平常做家事就粗枝大叶啰。扎作他一定做得细致，像艺术家那样，不被别人骚扰。”

今年他扎了一只巨兔灯笼，约三尺剩三尺大，只为送给宝华店附近的相熟素食餐厅。“现时自己扎的，多是送朋友或慈善团体，另一些是客人订造的，例如以前扎过My Melody、军曹等卡通造型灯笼。”最特别的，莫过于曾有客人请他将传统纸扎妹娣（灵堂放置的女男仆人公仔），改装成灯笼。对于志师傅，扎作手艺无忌讳，“自己扎的，我都看成艺术品，包括会被烧掉的祭品。”他有点自豪说，几年前台湾艺术家张徐展拜访过宝华店，“他的家族也做纸扎（逾百年历史的“新兴糊纸店”），自己又会办一些关于纸扎的展览。”

“手艺”在我们的时代

“能不能就这样传承得到呢？可能真的未必……我觉得只是让大家对传统灯笼有点理解吧。早前教班做杨桃灯笼，有人问我杨桃是什么！原来他没吃过。”

本地手艺，民艺传统，十多年来，开始受到社会不同范畴关注：媒体、学校、民间团体、文化机构……但

这些是否真的有助于“传承”？早在十多年前，志师傅已参与过香港本地纸艺展，创作关于生死议题的作品，“那时还有MC仁、欧阳应霁、葛民辉、小克等艺术家。”又曾有艺术活动请他与年轻创作人交流，扎作大型灯笼木偶在维园巡游。他的中秋指定动作，则是主持灯笼扎作工作坊。“以前阿爸也教过，在荃湾三栋屋博物馆，太久了，已忘了是什么年代。我就教了约十年吧。最先是会获（社会服务机构）圣雅各福群会邀请的，后来一直有其他保育机构找我合作。”

他走进中小学校、长者中心以至私人团体教灯笼扎作，工作坊通常长约两小时，医学会的医生也跟过他上课，回应夸张好笑：“他们发觉扎灯笼颇难，说做手术还容易些！”志师傅说小孩就多数嘻嘻哈哈，真正动手的变成是陪同的家长，“其实我教什么人都没所谓。就算扎得歪歪斜斜也好、玻璃纸贴得皱皱的也好，我最开心是看见每人都有一个完成品，是自己创作的。”



今年志师傅扎了一只巨兔灯笼，约三尺剩三尺大，只为送给宝华店附近的相熟素食餐厅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坊间对灯笼工作坊，常抱有传承手艺的美好期望，他教班那么多年，老实说：“能不能就这样传承得到呢？可能真的未必……我觉得只是让大家对传统灯笼有点理解吧。等于中秋吃月饼，现在有冰皮的，但传统是莲蓉蛋黄的嘛。”他说传统是如何，至少要知道。“早前教班做杨桃灯笼，有人问我杨桃是什么！原来他没吃过。”

他说同辈扎作师傅、这两年在元朗大桥街市扎巨兔灯笼闻名的冒卓祺，也有办灯笼扎作工作坊，并成立了“香港扎作业联会”。冒师傅解释：“我2016年成立这个联会，目的是将扎作技艺推广开去。我们每年都办一至两个长期性工作坊，譬如扎醒狮，合共约100小时，不是扎灯笼单单教一课那种。”他说来联会学习而成为扎作导师的，约有八至十位，都属业余性质，有其他正职在身，“香港纸扎行是做火烧祭品为主，做工艺或灯笼的师傅，真是寥寥可数。”

志师傅也说，纸扎祭品永远有需求，“（纸扎）一定有师傅做，但手扎灯笼的，可能有天真的会完全没有，中秋只是一年一次嘛。”中秋庆团圆，身在移民离散潮中的香港，志师傅可有点感触？“一定有。看见那么多人移民，又看著香港的新闻，一定会思考，自己会否离开？”他父亲从前天天坐镇宝华店，早几年因年迈体弱，才听儿子的话退休。“他留在家，但仍常打电话来店的！问生意如何，说这说那。”志师傅笑。他暂时没移民打算，“最大原因是这间店，始终是阿爸的心血。”